三才廣志

禮典

喪禮義

白虎通義曰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何為孝子心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喪禮曰死於適室知據死者稱喪也生者喪痛之亦稱喪禮曰喪服斬衰易曰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孝經曰孝子之喪親也是施生者也天子不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

夫禮必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

喪祭之禮所以門臣子之恩也喪祭之禮薄而倍死忘生者　矣

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生養沒
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
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
祭則致其嚴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殺也有經而
等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與
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
敬有餘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於其奢也　儉
喪於其　也　戚

夫禮之　始諸飲食其燔黍　豚汙尊而杯飲

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

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然後飲腥而苴熟故

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

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

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

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

形變於外也痛疾於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

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

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　故

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

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　曰如壞墻然悲哀若
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
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
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
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
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　弗見也入室又弗見
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
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
矣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
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
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
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喪禮哀　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　之者

也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　幽求
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拜稽顙哀
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飯用米貝弗忍虛
也不以食道用美焉耳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
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
盡其道焉耳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
焉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　之心也唯祭祀之
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
齊敬之心也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
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
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弁絰葛
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
人冔而葬歠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食命

之也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是為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 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葬於北坊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依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有也三

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至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魯也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饈之而況以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

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
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野
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
士再重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翣
翣文章之等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　足
以為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天子
之喪　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
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
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
不得合族黨　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
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殣素緣而往埋
之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
等

是之謂至辱

謹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經纊聽息之時則

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然而殯斂之具未有

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　生之事

未輟也卒矣然後作　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

後　日而成服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

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是何

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

成矣其忠志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然後月朝

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

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故三月之葬其貌以

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　安生也

隆思慕之義也

喪禮者以生異於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始卒沐浴鬠體飯含象生執也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充耳而設瑱飯以生稻含以槁骨反生術矣設褻衣襲三稱搢紳而無鉤帶矣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薦器則冠有鍪而毋縰甕廡虛而不實有簟席而無牀第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竽笙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具生器以適墓象徙之道也略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靷而不入明不用也象徙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

明器貌而不用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壟其貌象室屋也棺槨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無帾絲歶縷翣其貌以象菲帷幬尉也抗折其貌以象槾茨娄　也故喪者禮者無他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葬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　死謂之惑殺生而送死謂之賊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喪禮之凡變而飾動而遠久而平故死之為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尒則翫翫則猒猒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耻之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孔子在衛司徒敬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

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毀竈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躐行也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也

白虎通義曰人死必沐浴於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於牖下沐浴於中霤飯含於牖下小歛於戶内大歛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奪孝子之恩以漸也

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哈用珠寶物行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也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子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

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喪服之先 麻也一也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達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

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

白虎通義曰崩薨三日乃小歛何尊孝子之恩以漸也一日之時屬纊於口上以候絶氣二日之時尚冀其生三日之時冀氣不還終不可奈何故禮 天子諸侯三日小歛大夫士二日小尸柩者何謂也尸之謂言失也陳 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柩之為言究也 也不復章也曲禮曰在床曰尸在棺曰柩

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何夏后氏 以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殷人教以

斂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容也故置之兩楹之間賓主共夾而斂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檀弓記曰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

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事有大小所供者不等故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卿大夫三日而殯

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為廬質反古也不在門外何戒不虞故也

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深淺遠邇故制有日月檀弓記曰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

禮庶人國君服齊衰三月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故恩淺故三月而已禮不下庶人所以為民制何禮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恩從內發故為之制也

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

腰絰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無已

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以竹杖何取其名也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父以竹母以桐何竹者陽世桐者陰也竹何以為陽竹斷而

用之質故為陽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故為陰也故禮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人道禮典

喪禮義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矣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 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 斯咏、斯猶猶斯舞、斯慍、斯戚、斯歎、斯辟斯 品節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

蔞翣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剌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何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白虎通義曰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

也何以知從後加王也以尚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同明為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門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藏同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曠年無君故逾年乃即位改元名元年年以紀事君統見事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言踰年即位謂改元位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年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

稷為越紼而行事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陰三年是也論語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即位祚為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為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為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

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冡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發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白虎通義曰喪禮不言者何思慕盡情也言不文者指謂士民不言而事成者國君卿大夫扶而謝賓財少特力而垢作身不言而事具者故號哭盡情

春秋不越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

子云升自客階能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没喪不稱君示民不争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

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

白虎通義曰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家賻賵之禮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禮也謂侯薨赴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春秋傳曰栢毋喪告於諸侯栢毋賤尚告於諸侯諸侯薨告鄰國明矣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天子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子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謂識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況於夫不乎

諸侯薨死臣歸瑞珪於天子何諸侯以瑞珪為信今死矣嗣子諒闇三年之後乃當更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禮曰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

子

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詞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難嗚呼哀哉天王使臣　弔

臣子死君往弔之何親　之共后民恩深義重厚欲躬見之故禮雜記曰君弔臣主人待于門外見馬首不哭君至主人先入君升自阼階西向哭主人居中庭　從哭或曰大夫疾君問之無數士疾一問之而大夫卒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士比殯不舉樂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白虎通義曰大夫使舜命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者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

凶服不敢入公門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曲禮曰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臣不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禮春秋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

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具曰唅賻瑁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吉行五十犇喪百里賵贈及事禮之大也

白虎通義曰賵襚何謂也贈之為言稱也玩好曰贈襚之為言遺也衣被曰襚知死者則贈襚所以助生送死追思重終副至意也贈賵孝助也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弔辭曰知生則賻貨財曰賻車馬曰賵

婦人不出境弔者婦人無外事防淫佚也禮雜

記曰婦人越疆而吊非禮也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禮妻為父毋服夫亦當服

有不吊三何為人臣子常懷恐禮深思遠慮志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為不義故不吊也

檀弓曰不吊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皮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為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

三月之殯何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足以容成、足以容文、足以容備曲容

備物之謂道矣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
是君子之所以為慬詭其所哀痛之文也卜筮
視日齋戒修塗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賓出
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哀夫敬
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
成文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
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
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
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
日不樂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
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

遂葬

喪祭械用皆有等宜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

白虎通義曰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於庭也乘軸車辭祖禰故名為祖載也

禮曰祖於庭葬於墓又曰適祖昇自阼階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凡以多為貴也

有以大為貴者者棺椁三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

白虎通義曰崩薨別號至墓同柯也時臣子藏其君父安厝之義貴賤同葬之為言下藏之也

所以入地何人特於陰含陽光死始入地歸所與也

白虎通義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以至所以慎終重喪也

謚者何也謚之為言引也引烈行之跡也所以進勸成上務德也故禮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謚也死乃謚之何言入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後可知也士冠經曰死而謚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謚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黄帝先黄後帝何古者順死生之之稱各持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黄帝始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

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　殉乎哉

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有之

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　偏者不仁不

殆於用人乎哉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

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

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

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日明器神明之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

殷人用祭器示民無知也周人兼之　示民疑

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

祭器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

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子游曰飯於牖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子云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名黄自然也後世雖聖莫能與同也後世得與天同亦得称帝不能立制作之時故不得復黄也謚或一言或兩

言何文者以一言為謚質者以兩言為謚故尚
書曰高宗殷宗也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為
謚也號無質文謚有質文何號者始也為本故
不可變也　己後用意尤文以為本生時號令
善故有善謚故舍文武王也合言之則上其謚
明則善惡所以勸人為善戒人為惡也帝者天
號也以為堯猶謚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為
號耳所以蓋之為堯何為謚有七十二品禮記
謚法曰翼善傳聖謚曰堯仁聖盛明謚曰舜慈
惠愛民謚曰文強理直謚曰武天子崩臣下至
南郊謚之者何以為人臣之義莫不欲　大其
若揜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
曾子問孔子曰天下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諸

侯薨世子　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　幼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於君也卿大夫老歸死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内羣不亦化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春秋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卿大夫妻無謚何賤也八妾所以無謚何卑賤無所能務猶士卑小不得有謚也太子夫人無謚何本婦人隨夫太子無謚其夫人不得有謚也天子太子元士也士無謚知太子亦無謚也附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王制曰爵祿凡五等附庸本非爵也後夫人於何所謚之以爲於朝

廷朝廷本所以治政之處臣子共審諡白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　夫故但白君而已何以知不之南郊也婦人本無外事何為於郊也禮曾子問曰唯天子稱天以誄之唯者獨也明天子獨於南郊耳顯號諡何法日未出而明已入有餘光也

王曰避狩崩子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為喪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即如是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于時尚質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

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

喪服經曰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天子為諸侯絶期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也

故禮中庸曰期之喪達乎諸侯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卿大夫降緦重公正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

乎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為身為無後也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

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
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
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
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
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也赤子匍匐將
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
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
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
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
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
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
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淳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日行固不愛也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世俗之謂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曰故不掘也亂　厚葬飾棺故掘也是及及知治道而　者之所言也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為聖王之生民也皆使

厚優而不得以有餘過度故曰天下有道盜其
先變乎夫亂今而後又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
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於
是桀紂群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若是則何
尤扣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夫太古薄
葬故不扣也亂今厚葬故扣也是特姦人之誤
於亂說以欺愚者夫是之謂大姦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
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
於槨又壞樹之哉

白虎通義曰葬之為言一藏之也所以入地何
人特於陰含陽光死始入地歸所與也
葬於城郭外何死生別處終始異居易曰葬之

中野所以絕孝子之思慕也傳曰作樂於廟不聞於墓哭泣於墓不聞於廟所以於北坊何就陰也

所以有棺槨何所以掩藏形惡也不欲令孝子見其毀壞也棺之為言皃所以藏尸令皃全也槨之為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

有虞氏瓦棺今以木何虞尚質故用瓦夏后氏益文故易之以聖周謂堲木相周無膠漆之用也殷人棺槨有膠漆之用周人侵文墻置翣如巧飾喪祭之禮緣生以事死生時無死亦不敢造太古之時穴居野處衣皮帶革故死衣之以薪內藏不飾中古之時有宮室衣服故衣之帛藏以棺槨封樹識表體以象生夏殷彌文

齊之以器械至周大文緣夫婦生時同室死同
葬之
合葬者所以固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
死則同穴又禮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已
來未之有改也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
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
死正丘首仁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
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
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葬而
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
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

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子夏問於孔子曰殷人既定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喪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為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殷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于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祔祭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既無辟也者禮於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

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子夏問於夫子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不為也毀死者君子謂之無子且祭之沐浴為齊潔也非為飾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謂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

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　子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功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俱曰君子賜也或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子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
弗除也子路曰吾寡不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
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曾子哭子夏
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
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
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
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
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　子夏投其杖
而拜曰吾過矣吾　離羣而索居亦已久
矣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　不
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　私也

夫三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而不欲生
忌日必哀私諱如見親祝之忠也如見親之所
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
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
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 至
必哀

父毋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毋設而
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
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
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
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
也

子路見於孔子曰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列鼎而食願欲為親負米不可得也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廣志卷之捌百肆拾

山陵

山陵釋名云帝王之墓因山為陵又曰崇高如

山廣傳如陵故名

周官小宗伯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

甫竁亦如之

竁昌絹反李依杜昌銳反鄭音穿

兆墓塋域甫始也鄭讀竁為穿杜讀竁為毳

謂葬穿壙也

䟽曰亦如上獻明器哭之但明器材哭於殯

門外此卜葬地在壙所則哭與在殯所哭之

相似故云亦如之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

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

公君也圖爲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

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

預圖其丘壟之處後須葬者依圖置之造塋

者如文王都豐而葬於畢即是造塋也文王

當居中武王以次居昭穆之位至平王東遷

葬于洛則又爲造塋者葬居其中而子孫以

次居昭穆兄死弟及則以兄弟爲昭穆與置

廟同也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各以其

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

併昭穆

凡死於兵者不入兆

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

凡有功者居前

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

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

疏曰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而樹少尔雅曰土之高者丘是自然高者聚土曰封是人力為之故以之分尊卑引漢律以况周制

大葬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

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竁之處地為尸者成葬為祭墓之尸也鄭司農云既有日有葬日也始竁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為之尸

疏曰大葬謂王葬謂甫竁者謂冢人請於冢
宰量度始穿地之處
及竁以度爲丘隧
隧羨道也度丘與羨道廣袤所至窆器下棺
豐碑之屬喪大記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
以衡大夫以咸
疏曰上經已甫竁此經從之及究者此更本
初欲竁之時先量度作丘作隧道之處廣狹
長短故文重耳天子有隧諸侯已下
隧道則上有負土若鄭莊公與母
見也羨道無負土鄭與羨爲祝耳
葬以北方北首
疏曰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

詩幽冥故也殯將仍南首者李子若猶其生
不忍以神待之
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喪亦如之
劉向諫厚葬疏
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於
陰丘壟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
禹葬會稽不以其死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
葬於畢在鄗東南無墳壟逮至其王闔閭違
禮厚葬千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
襄五王皆大作丘壟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
露甚足悲也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
之崇三墳其高十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
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

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内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

虞世南諫山陵厚葬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其文甚而遂以薄葬

文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
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
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
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
故聚歛百姓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
首陽東爲壽陵作終制其畧曰昔堯舜壽陵
因山爲体已封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爲棺槨
足以藏骨爲衣衾足以朽肉吾勞心不食之
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
一以 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掘
之墓乱以来是處山陵無不發掘及至燒取
玉匣金縷骸骨并盡及不重痛哉若 詔妄
有变改吾爲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

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

廟魏文之制可謂達於制矣伏願陛下深覽

古今爲長久之慮臣之赤心惟願萬歲之後

神道常安陛下名揚於宗廟耳書奏不報

初家於鄧爲余模得之字或訛缺不若余見

時完也

護葬訖去位

韓魏公嘉祐末以翊戴功輔　英宗既爲永

昭山陵使事畢而　上不豫矣不敢辭位越

四日而　末厚鼎成以元宰授護葬於洛魏

公先自上疏云自有唐至于五代山園使事

訖求去今先帝已附廟而臣時爲山陵使事

恬然不能援故事去位則是不知與故何以
勝天下之責雖陛下欲以私恩留臣顧中外
公議且謂臣何　神宗再三留之卧家不出
遂以司徒兩鎮節度使判鄉郡相州元祐末
章子厚爲　永泰山陵使子厚專權
陶有曾誕敎文者作詞畧云草草山陵執事
厭厭罷相情懷謂故事也紹興間會稽因山
秦會之爲固位之計乃除孟仁仲爲樞密使
以代其行仁仲不悟其機事畢猶入國門會
之怒諷言路引以論列出典金陵
山陵非宰相護送
永祐之權殯也宰相秦會之不欲行乃命信
安孟王忠厚以樞密使爲之及營　思陵備

置五使遂命右相周益公掩殯宮從所請也時左相王季海以毋老惡凶事故不欲行然陵成而王卒罷　永阜之役既命左相留仲至未葬而仲至遂右相趙子直亦不欲行乃以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郭師禹爲總護使而命參知政事余處恭持節導拜　梓宮既葬師禹封永寧郡王子直遂得罪慶元末　永崇陵將復上右相謝子肅亦不行乃命　原王韓侂胄爲山陵非宰相護送遂爲故事

古今　實

宸駕

馮相告祲　　長往謝朓冊文

宮車

擁池道弓皆沉獨　兮不歸出元　哀冊
抔土
假　愚民取長陵一　何以加法乎出張
釋之傳
新宮
下蘭皐公皆並陽旌悠　兮野蒼帶白花兮
掩淚衣去松兮斷腸當盛明兮共樂勿幽處
兮獨傷去故庭兮日遠郎　兮長夜出德
宗皇后冊文
因山而墳
故聖人取薄葬去後送驪山之銀海魚灯虎
丘之金精龍劍錮之其內散之其間適爲大
盜之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帝丘九疑會

稽皆　　未聞之過者出喬潭記

發石於墳

狼石蒼・驪山之傍鐃樸礲瘷嶷然西方昔

秦皇帝謀之不藏七十萬人茲焉惶惶

此山言礎　若有憑依屹柱中逵滛刑楚

追人力無施故老相傳以狠名之自昔太古

不封不樹有蔦於溝有薪於野後聖有作緣

情不忍為之棺槨其在唐虞則惟窽木噫嘻

暴秦虐用其人墳而象山下錮三泉　珍總

奇力庫財殫驅之而前如刈草菅天毒其衷

神墳其凶謫戍一呼九州風從白挺荊棘指

麾淆潼險阻不闔干戈倒鋒屍露于胡隧燔

于章蓬顆無衣不千年中禹塟會稽不改其

行聖德洋洋厥響久長至于漢劉釋之有言
中如可欲猶隙南山㭊私其身以盡其人刻
詞狠石烱戒千春出皇甫湜狠山銘

橋山劒舄

黃帝塟于　南空棺無尸惟　在出史
至漢武帝因巡朔方還祭黃帝于山上曰
吾聞黃帝不死有冢何也公孫鄉對曰黃帝
已仙上天羣臣塟其衣冠

欒水衝嶞

滕文公卒塟有日矣天大雨雪至半月羣臣
請弛朞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塟渦水
之尾　嶞其墓見其棺前和文王曰先君
始見羣臣百姓矣乃出其棺三日而後塟令

太子亦宜曰先君欲留而撫社稷故使雪弛期而更爲曰此文王義也太子曰善出呂氏春秋

金精蹲踞

吳王闔閭葬虎丘山下發吳都之士十萬人共治葬穿土爲川積壤爲丘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澒池六尺黄金珠玉爲鳬鴈扁諸之劒魚腸之子在焉葬三日上騰白虎　于上用名虎丘出越絶書

葬折舊陵

秦夏太后卜葬曰東望吳子莊襄王葬芒陽西望吾夫孝文王葬壽陽

墓起寢殿

古不祭　始皇　於墓側漢因不改四

時上飯出漢官儀

驪山崇移

始皇葬于　吏徒　十萬人曠日年下徹

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

珠玉飾以翡翠中成游觀上成山陵爲塋埋

之後至扵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

託爲也

灞陵從儉

漢文帝治　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

飾因其山不起墳出本紀張釋之從至灞陵

上謂群臣曰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

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使其中有
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
石槨又何戚焉帝稱善

石官令

馮參昭儀少弟以嚴見憚不得親近侍帷幄
以王舅出　渭陵　以數病徒為寢中
郎

復土將軍文帝遺詔曰郎中令張武為
發近縣卒萬六千藏槨穿復土屬將軍武

金箱紵書

武帝崩遺詔以雜道書三十卷致於棺中時
之　卷後題東宮臣名年月出左傳

玉匣鏤象漢武及侯三送瘞者皆珠襦　形

如鎧甲連以金　上皆鏤以蛟蛇鸞鳳匣

竅加以黄金不死者不朽是類要赤眉賊帥

樊崇陷長安發掘諸陵取其宝貨凡所發有

匣殮者皆如生故赤眉多行淫穢惟灞陵杜

陵完

哉令流水

光武初作壽陵自文帝以後皆預作陵將作

大匠竇融上言園陵　無所用帝曰古者帝

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代之人

不知其處今所制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

池　而已

無起寢廟

明帝遺詔　園陵掃地露祭奉天下

以儉

塟卜吉凶

隨文帝仁壽二年皇后獨孤氏崩上陵義同

三司蕭吉爲皇后擇　地得吉處云　年二

千卜世二百上曰　由人不在於地高緯

塟父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正如我家墓田若

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

戰没然竟從吾言吉退告族人蕭平仲曰後

四載君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紿之云卜

世二千者二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傳

也女之識之

塟從儉約

唐太宗正觀十一年詔恐身後子孫習於流

俗加四重之櫬伐百祀之木崇後墳陵今須
此制務從儉約九嵕之山足容一棺而已木
馬塗車蕢桴葦籥事合古典不爲時用

臺望昭陵

長孫皇后既葬太宗即苑中作層　以
引　證司升徵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
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
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毁臺

縣奉八陵

寶曆元年來奉先一　共辦支措實爲繁併
宜委京兆減一半租雜色役令諸縣均出出

敬宗實録

盜發金宝

五代溫韜在梁耀州節度唐諸陵在境内者悉發之取藏金寶而昭陵最固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紙墨筆跡如新莊宗滅梁韜來朝郭崇韜曰此刼陵賊罪不可赦韜納賂劉后遽遣還鎮明宗朝賜死

戒用瓦紙

五代周太祖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多藏金寶故也我死當衣以紙斂以瓦棺慎勿作石羊虎

疏諫厚葬

棺槨之作自黄帝始皇帝葬于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其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

於畢在鄗東南興墳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會昭宣五王皆大作丘壟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始王葬於驪山之阿下錮山泉上崇三墳其高十丈周圍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人膏灯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宝之藏機械之变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塋宇往往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其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於始王者也數其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内羅牧豎之禍豈不哀哉

書請薄葬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壟珍物必備此飾所以爲親之累非曰孝也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孝成寤而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言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爲盜之用甚無爲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作終制其畧曰昔堯舜壽陵因山爲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爲棺槨

足以藏骨爲衣衾足以朽肉吾營心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掘之墓喪乱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及至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尽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变改吾爲戮屍於陵賊罪不可赦

漢世塟儀

天子塟愼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將作黃賜題倭便房如禮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數目蒙玄衣熊皮朱裳執戈楊楯立乘四馬朱鑣旂長三仞十有二旒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旐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爲次太常跪哭曰十

五夲音止哭為漏止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
車騎太常曰請拜送車著白絲三紏繞長三
十丈圍七寸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
凡三百人皆素幘不冠持幡幢皆銜枚羽林
孤兒把俞櫂歌者一十人為六列司馬八人
執鐸至陵南羨門司徒跪請就下房都導東
園武士奉入房執事下明器太祝進禮獻司
空將校復上出續漢　後漢靈帝時鑄天祿
蝦蟆吐水於平門外令墓在鄧州南陽界中
前有二石獸刻其膊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
余自天聖中奉進士往來襄鄧間見之道側
迨今三十餘年矣其後集錄古文思得此字
婁求於人不能致尚書職方員外郎謝景初

家於鄂爲余模得之字或說鈌不若余見時完也歐文

宋朝陵名

寧宗茂陵紹興己未春徽宗梓宮歸宰臣上陵名永錮有王銍者言犯後魏明帝周文宣二後陵名下秘書省參考如銍言遂改名永祐然漢平帝後漢殤帝十國劉龔同曰康陵本朝順祖亦曰康陵後魏明帝後周宣帝唐帝唐懿宗皇后同曰安陵宋朝宣祖亦曰安陵唐太宗曰昭陵本朝仁宗曰永昭陵後魏宣武后曰永泰陵唐玄宗曰泰陵本朝哲宗亦曰永泰陵蓋本朝陵名犯前代陵名者不一祖宗以來不避也出閒見錄

議易皇堂

仁宗永昭陵且有日忽傳皇堂棟損時諸使皆欵不問而掩之韓公竒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若遠陵期後所費比責猶可當若苟且掩之後有壞而致人主疑心臣下何以當責出遺事

擅修山陵

入内押班雷允恭永定陵皇堂而丁謂笵之朝廷命吕許公與魯肅公棄傳按視盡得其跡及允恭等盜沒方中金宝以萬計狀聞抵允恭罪而謂罷相

舜葬蒼梧

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册雀名曰憑霄自册

洲而来衝青砂珠積成壠阜名曰珠丘